辽阔的马蹄声

李青松



头一次见到她，就令我大吃一惊——这位看上去宁静并略显羞涩的姑娘，一旦跃上马背就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了——像闪电像旋风。马，到底赋予了她怎样的能量？她的名字叫高雅，网名“草原高大队”。马背上又飒又爽又酷的高雅是蒙古族吗？不是，母亲是满族，父亲是汉族，高雅应该是什么民族就不用我说了吧。

高雅是内蒙古农推官（亦是多伦县和太仆寺旗文旅推荐官），活跃于锡林郭勒草原，活跃于田间地头或者果园，或者景区景点。她全网拥有五十五万粉丝，是响当当的“网红”。

她的名字是四姨起的。在草原上，给娃娃起名字是一件大事。一般来说，要由有威望且有一定文化的人来起名。四姨是妈妈的妹妹，在家族及亲戚里是学历最高的，办事也最有主见。按照四姨的说法，高雅这个名字寄托着长辈们的希望——清秀聪慧，文雅灵动，气质与众不同，想法新颖超凡脱俗。

名字算是起对了，高雅果然超凡脱俗。村里有一所小学，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只有一位老师教课，学生总共二十个。上一年级时，老师说，期末考试九十分以上的，可以跳级直接升入三年级。结果呢，期末考试，高雅语文和算数双双考了满分。于是，她就免读了二年级，直接成了三年级小学生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，高雅放学回家写完作业，就开始读小说了，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金庸的“庸”字不认识，就问爸爸。爸爸说，“庸”字跟“拥军爱民”的“拥”同音，是“普通”“平凡”的意思。与这个“庸”字逆向而行，小时候的高雅就是一个出色的“孩子王”了。九岁那年的正月里，她组织了村里七个小朋友——“小小乌兰牧骑”表演队到各家各户去表演节目。每每节目表演结束，大人们就会送上花花绿绿的糖果，她和她的小伙伴们甭提多开心了。

高雅出生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。

虽然，高雅属相为牛，但天性里却喜欢马。高雅从小在草原上长大，马就像家人，陪伴了她的整个童年。六岁时，她被爸爸扔到小红马的背上，也紧张也兴奋，觉得天地都在旋转。犁地时，爸爸让小红马当帮手拉犁，而高雅就在地头玩，剜蒲公英，采黄花，追百灵子（百灵鸟）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爸爸牵着小红马再稳稳驮着小高雅回家。

有时，高雅也一个人偷偷骑着小红马去草原上撒欢。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，没有小镜子，高雅就对着小红马的大眼睛照自己，做出各种表情萌萌哒。小红马的眼睛清亮清亮的，能清清楚楚照见一切。可是，某个早晨，妈妈说小红马一直没回来。它平时总散放在家门前的小河边，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。

全家人出动，找了三天三夜，最终也没有找到。

高雅哭了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不思茶饭，心里空空的。

从那以后，好多年高雅都没再骑过马。然而，在高雅的梦中，总有一双马的眼睛，时而望着草原，时而望着自己。

长大了的高雅本可以在北京发展，可是，在北京从事若干年模特摄影后则断然决定，回草原创业。“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——追梦和回家。我把两条路变成了一条路，就是回家追梦。”高雅笑着对我说出了当时的心里所想。她做自媒体，开直播，创建旅游公司，向世界展示草原上的点点滴滴。在“草原高大队”的



视频里，家乡的绿色蔬菜、散养土鸡、莜面食品、原生态奶制品和牛羊肉等草原特产都被她一边讲着故事，一边卖到了全国各地。

太仆寺旗副旗长石靖告诉我，去年暑期以来，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景区爆火，应该跟高雅颇有力度的推介有直接关系。高雅以自己的真诚和朴实的话语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高雅及“草原高大队”的名字闻名遐迩。因高雅及“草原高大队”，锡林郭勒草原被更广大的世界看见了。

我说：“讲讲你与马的故事吧。”

“重新回到马背上是三十岁那年。”高雅说。

那是一匹叫“小花”的马，它跑起来像一阵风。当高雅跃上马背那一刻，童年的感觉“呼啦”一下全回来了。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，止都止不住。“小花”机灵得很，有临危护主的本能。最危险的一次，是高雅骑着它在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奔跑。岸边的泥地特别滑，它前蹄一个趔趄，眼看就要连人带马栽进水泡子里。刹那间，它不知哪来的劲儿，猛地一拧身子，硬是把高雅朝干的岸边甩了过去，而它自己却收不住，“噗通”一声滑进了冰凉的水泡子里。高雅爬起来赶紧找它，看它在水里扑腾了几下，自己挣扎着踩着浅滩湿漉漉地站了起来。它看了看高雅，抖落身上的水珠，打着响鼻，没事儿似的。高雅抱着它湿透的脖子又是懊恼又是好笑，心里却有被撞了一下的感觉——“小花”真行，突遇危险时心里有主人。

“小花”陪高雅驰骋了两年，却原因不明地生病了。由于担心它死掉，就被家里人卖掉了。当时，高雅正在外地出差，没能见它最后一面，是高雅不大不小的遗憾。每当想起“小花”救自己那一次，高雅心里就充满酸楚。

后来，高雅就遇到了“踏雪”（四个蹄子都是雪白的）。

那是一匹退役的赛马，在一个偶然的场合，被高雅一眼看中了，主人舍不得卖。高雅就软磨硬泡，主人最终松了口，但条件是要高雅把和“踏雪”一起长大的“将军”也买走。高雅说行，于是高雅就有了“踏雪”和“将军”。高雅常把自己骑着“踏雪”和家里狗子“吉祥”赛跑的视频发在网上，有一条视频突然就火了，播放量达到六百多万。高雅心里清楚，“火”的不是她，而是她的“踏雪”。

一年又一年，“踏雪”渐渐老了，牙齿不好，吃草也不是那么利落了。某年冬天，“踏雪”得了结症（肠梗阻）。据说，马得这种病千万不能趴下，一趴下就免不了打滚，那就相当危险了——容易窒息毙命。高雅牵着它慢慢走，整整走了五个多小时，不停地跟它说话。高雅摸着它的脖子说：“踏雪，你是草原的霸主，是追过风的老战士，你不能倒下。你倒下了，我怎么办？将军没了伴儿怎么办？吉祥跟谁赛跑去？”

“踏雪”几次把头重重扎进高雅的怀里，喘着粗气，像是在告诉高雅，它真的撑不住了，又像是在用最后的力气回应高雅，它能挺过来。尽管“踏雪”走路颤颤巍巍，大汗淋漓，却硬撑着没有趴下。高雅连夜求人请来老兽医，又是灌油又是输液，直到黎明时分，“踏雪”终于排出粪便来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高雅瘫倒在地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从那以后，高雅没再骑过它。如今，“踏雪”每天在家安静地养老，谁劝高雅卖掉它，高雅就跟谁翻脸，并狠狠说出一字——不！

“踏雪”退休后，高雅常骑的马就是“将军”。

“将军”是“踏雪”的兄弟，性格桀骜，似乎通人性。有一年秋天，高雅骑着它路过一片葵花地，一个正在收割葵花盘的农人说：“马这东西不听话，就是欠揍！”话音未落，“将军”一口叼走那人手里的葵花盘甩出去老远，转身一蹄子就朝那人踢去，虽然没踢上，却也把那人吓得够呛。马背上的高雅不知所措——这是什么情况呀？

“我和马的故事，真要说得说上几天几夜。李老师，要问我为什么这么爱马，大概就是因为马简单，却懂我吧。而马身上的真实不遮掩的情绪，对人的忠诚，痛苦时硬扛的坚韧，困境中被托付的信任——恰恰是我们活在当下，却慢慢弄丢了的东西。马不会说话，但它教会我怎么去做事，怎么去爱，怎么在辽阔里活成一种笔直的样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高雅突然停住了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一时不知该问什么了。而她又一字一句地开口了，她说：“马不是动物，是伙伴，它就是草原的魂儿。有马在，我的心里就踏实。”□